

維堡的堡

文／張博融（國立台灣師範大學歐洲文化與觀光研究所學生）

在經過隱士廬博物館兩天的文化薰陶後，終於還是覺得我們這群鄉巴佬更適合戶外活動，於是臨時決定：明天去維堡（Vyborg）。維堡是俄芬邊境的一座歷史悠久的小鎮，距邊境僅 38 公里，到同為列寧格勒州的聖彼德堡卻有 130 公里，而且兩城之間沒有什麼較大的居民區，這使得這座「孤懸海外」的小鎮的歸屬相當可疑。實際上，這座小城 16 世紀自離開瑞典治下之後就不斷地在芬蘭和俄羅斯政權之間易手，有記載的就多達 10 次。這座城市歸屬權的變更就是俄羅斯和北歐國家之間長久紛爭的見證。

作為北方首都聖彼德堡銀環(Silver Ring)

小鎮觀光計畫的一環，到維堡的交通對遊客相當友好。從聖彼德堡的芬蘭¹火車站（Finlyandsky Station）出發，搭乘俄鐵標志性的火紅色快速列車，不出一個半小時即可到達維堡站（圖一），接著坐下去不久就能到芬蘭。翠綠色的維堡站小而精緻，內部裝潢相較於大城市火車站毫不遜色，甚至在細節上更加考究。不得不說，儘管俄羅斯遭受了歐盟多年制裁，但是各城市中心的基礎建設和維護仍保持了相當的水準。當然，一出站，就如一些遊記中所提到的一樣，我們這群來到邊境城市的外國人自然受到了站內邊檢部門的照顧，所幸只是口頭確認當天會離開就好。



圖一：維堡站

¹ 俄鐵根據目的地（方向）給車站命名。



圖二：Round Tower

步出車站的第一感受與之前到過的俄羅斯城市都不一樣—莫斯科莊重，聖彼德堡多彩，摩爾曼斯克紮實，維堡瀰漫的是一種聞所未聞又熟悉無比的歐洲感。雨雪將化未化的泥濘，充滿歷史痕跡且凹凸不平的石頭地磚，街邊小屋傾角極大的房簷，還有遠處孤立河中的城堡，若不是馬路對面旅店高掛的西瑞爾字母招牌提醒，這裡可以是任何一個歐洲城市。

特殊時期²，每到一地都得買上一些口罩好當作土產帶回給家人朋友。那時的俄羅斯已經將防範病毒的預警和提示貼到了每一個藥店，因此無論是在莫斯科，聖彼德堡乃至北部的摩爾曼斯克，口罩都已經供不應求，能買到的只有一些價格高得離譜而布料卻薄如蟬翼的樣子貨。雖然不抱多大希望，我們還是跑了幾家買下了各家剩下不多的幾包存貨，一位上了年紀的藥師用帶有濃重俄語口音的英語說：「Soon you will see its (pandemic's) social-political and economic impact.」初聞不知曲中

意，再聞已是曲中人：原來以為病毒流行只是場短暫的風波，而現在看來老太太的話已經應驗了，不愧是經歷過蘇聯解體這樣大風大浪的人。

離開站前的藥店，轉身就是維堡市中心的方向，沿著湖邊³漫步約 15 分鐘即可到達維堡城堡(Vyborg Castle)，這段路上的風景與沿途的藝文創作相得益彰：前段有形態材質各異的小雕像，後段有天馬行空的地板塗鴉。行至半途，坐落在維堡中心廣場的是一座造型簡單的塔樓(Round Tower，圖二)，棕色的帶尖圓頂和短胖的主體部分再加上正面的幾面窗戶就是它的全部。這座塔樓是在 16 世紀由瑞典王古斯塔夫一世下令建設的堡壘，被當作市政廳使用，後來隨著政權更迭，塔樓的用途一波三折，最後在 1938 年由瑞典設計師打造成飯店並一直延續至今。

² 文中描述的旅行發生在 2020 年 2 月 10 日。

³ 市中心公園的湖也屬波羅的海。

作為過路的遊客，在旅途中第一眼會看到的是塔樓的背面，能看到有許多斑點狀的痕跡錯落在塔樓的白牆上，聯想到維堡在幾個世紀間在北歐國家間數度易手，這座塔樓可稱得上是活的歷史。內心不由得翻湧起一波瀾壯闊的腦補—俄國人和芬蘭人在這裡浴血奮戰，無數子彈炮彈打在這座堡壘上而它卻屹立不搖，數千年如一日得沉默訴說著歷史的沉重。不過走近一看，就會發現原來只是牆壁失修，白色的漆面脫落露出了石頭本色。

路途盡頭的右手邊就是城堡了，城堡的結構遠看更像是一座孤零零的白塔，走進之後則會發現，城堡實際上恰好佔據了湖中的一個小島，小島的土地和城堡燻黑的牆面融為了一體。只看城堡的低層部分或許還會以為這只是個普通的古跡住宅，而高塔部分多面深鑿的孔洞則立刻會讓人想到軍事用途，白色高塔 (Tower of St. Olav) 的頂端是貌似東正教堂式的帶尖圓頂，頂部飄著俄海軍要塞旗。一些遊客分享顯示，在其他時間這面旗會被換成斯拉夫三色旗和紅旗。不難想像，在過去的幾個世紀中瑞典和芬蘭人十字旗或許也曾在這裡改旗易幟過吧。

走過連接小島和陸地的小橋就是一段木製的步道，步道環繞著小島一路向上，彎彎曲曲地通向城堡的大門。大門後的一段小石塊鋪出的路坡度極大，再加上雨雪天氣簡直是遊客的噩夢，好在只有幾十步路。推開厚重的

雙層大門，城堡建築群的一層已經被改造得相當現代化：白牆日光燈玻璃櫃檯一應俱全，儼然一副現代商店的模樣。以上的兩層博物館展覽區雖然也經過現代改造，但多少還能從掉漆但扎實的木製窗框和波瀾起伏的窗玻璃看出一些過去的痕跡。

不過，這座城堡一直吸引遊客前來的原因之一並不是裡面藏有什麼稀奇的物件，也不是曾為某個名人故居，而是城堡建築本身。城堡的建築部分最早可以追溯到 13 世紀末，而在這裡發現的劍則可能把這一時間再往回推一個世紀。城堡在中世紀的建設相對有史可依，瑞典大公 Torkel Knutsson 為應對瑞典-諾夫哥羅德戰爭，在維堡建立城堡俯視芬蘭灣，控制當地貿易。維堡西聯波羅的海，東可通過水路到達附近的數個居民點，甚至能夠通過陸路間接通往拉多加湖。正是因為得天獨厚的地理位置，維堡城堡自建立以來就不斷成為東西政權爭奪的中心。每一個政權奪取了城堡之後為鞏固城堡防禦，而不得不對其不斷進行翻新和加固，最終才使得城堡留存下來，讓如今的遊客有機會能一窺中世紀城堡的內部。

城堡塔樓的觀光導覽始於三樓的一扇小鐵門，穿過一段類似防空洞的小徑就是城堡塔樓的內部了。遊客們逐個列隊站在環繞塔樓內部的樓梯上，嚮導開始用俄語介紹 (圖三)。鋼製的階梯明顯是現代產品，但是工藝

和成色又顯得不像是最近裝上去的。塔樓最早的出入口似乎並不在三樓，這不僅僅是因為三樓的門小得不像話，而且在塔樓內部往下望去，二樓以下的樓梯全部斷裂，摔在塔樓底部的中央的土坑裡(圖四)。這不免讓人擔心，幾十個遊客站在這樣一條舊樓梯上會不會也落得和這些碎片一樣的命運。

塔樓中段牆壁的部分已經完全褪去了漆水，露出背後整齊的磚塊；而底部的牆壁似乎沒有經過太多風吹雨打，仍然保留著石頭堆砌的外觀，可惜還是有一些斑駁的痕跡出賣了它們—底部的牆壁也是用磚塊砌成的，只是在磚頭上刷了故意做成舊石頭紋路的塗料。塔樓的內部沒有什麼特別驚豔之處，而且



作為以古老為賣點之一的景點來說，塔樓內部的管線似乎有些過於密集，雖然有為了方便遊客和維護的考量，但是白熾燈和青色金屬管線總是與環境格格不入。相較於維堡城堡，位於喀琅施塔德的海軍聖尼古拉主教座堂的佈置顯得更加高明，白色排水管沿建築白色部分設置，使得觀感更加協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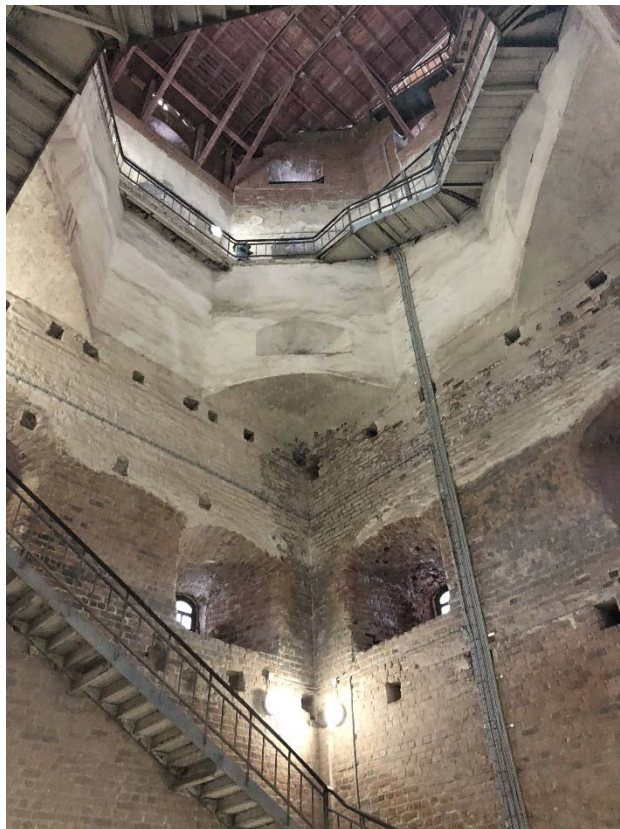
圖三(左)：嚮導講解

圖四(上)：荒廢的塔樓底部

金屬樓梯的尾端通向一個木製平臺，也就是塔樓頂的地板(圖五)。爬上這片平臺後就可以通過塔頂圓拱處的小門來到室外。圍繞著塔樓的圓頂週邊館方搭建了一圈網狀的觀景平臺，如果夠膽，可以踏上這幾十米高的懸空平臺縱覽芬蘭灣和大半個維堡鎮，左手邊的小鎮五彩斑斕，右手邊的海港怪手林立，恍惚間不知自己身在何處(圖六)。時值凌冬，來自波羅的海的狂風毫無遮攔地撲向每一個站在平臺上的遊客，不時有人站立不穩靠倒在塔頂圓頂上，風大到連呼吸都稍顯困難，滋養大半個歐洲的北大西洋暖流似乎在這裡毫無作用⁴，或許這就是俄羅斯吧。

恐高的我當然是第一時間跟著帶小孩的家長溜下塔樓開始藏品部分的參觀。或許也正是因为維堡的歷史命途多舛，博物館部分的介紹文字不僅在同規模博物館之中難得一見地有提供英文，甚至還有瑞典文和芬蘭文。不過有趣的是英文部分對於維堡的名字翻譯直接採用了維堡的芬蘭語名字 Viipuri 而不是常見的西瑞爾字母轉寫出的 Vyborg⁵。

展廳的內容主要介紹的是維堡的發展和演變，如產業，居住人口和城市建設歷史。要不是只通英語，在四種語言並行的介紹中或許可以找到一些各方對歷史的不同態度。除了和維堡相關的歷史展覽外，還有一個稍顯破敗的大廳在例行公事⁶—偉大的衛國戰爭勝利 1941-1945(Great Patriotic War)紀念展覽。



圖五：仰視塔樓內部

當然這部分只有俄文說明的歷史展廳相對乏人問津，展品也都和大多數同行一樣，都是些波波沙(衝鋒槍)、蘇聯軍旗之類二戰期間司空見慣的物件，並無多少特色。

不過回過頭來想想，在這個接待大量芬蘭人的地方拿一整個大廳紀念二戰有點兒不太對勁。要知道雖然二戰中芬蘭最後趕走了領土內的納粹德軍，但是在「繼續戰爭」期間芬蘭協同德軍跨過蘇芬邊境以報「冬季戰爭」蘇聯入侵之仇，攻取了卡雷利阿地區的大片領土，總之二戰期間蘇芬是確確實實的敵對國家。這樣看來，這個為紀念衛國戰爭勝利展廳的設置好像有了一絲向芬蘭人宣示主權的意味，不知道芬蘭人會對此作何感想—來到祖

國割讓的第二大城市還要在一座由自家人建成的城堡中被嘲弄一番。

歷史和文化明明互相交融，卻又熱衷於互相杯葛，這可太歐洲了。



圖六：俯瞰維堡鎮

⁴ 實際上維堡的夏季還是能輕鬆達到 20 多度，冬季均溫也不低於-10 度。

⁵ 相較於 Viipuri，Vyborg 的說法在英文檢索和各類遊記中更常出現。

⁶ 俄羅斯的博物館基本都有紀念二戰勝利的展廳。